

大林子集

(6)

22

醫

吳門尤生洲先生輯

宗必讀

合鑄增補士材二書

書

內附針灸穴圖

文盛堂梓行

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
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
正眼以審脈也曰本艸通玄以
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
治法備焉尤爲枕中秘云予猶

予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鐫之
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於予予
非越人烏知醫道哉然嘗讀史
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司馬氏
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
解刀圭鍼砭猶大倉公之不識

象緝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
不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
事耳然太倉之名卒得太史公
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
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我念之
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者惟

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
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
料其衆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
刦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
診其脈之浮沉遲數體其性之
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

施焉故將之操縱在心非營壁
刁斗之謂也然讀孫吳之書諳
五花八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
而亦不至於敗醫之感通在意
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岐黃
之經熟五氣九藏之理雖無萬

全之術而亦不至於亡吾聞李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一方出人或相與駭之然投之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參伍古今窮究標本變化而不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益

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
殺人者什七殺於法猶可救也
殺於意不可宥也昔人謂意之
所解口莫能宣其筆之書者成
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
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且

先生晚年精於二氏故其名書
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
焉將使讀其書者譯貝葉而參
三要之禪覩金丹而悟九還之
旨則又未可以醫道盡先生也
生洲之先有思齋公爲吾宗和

鵠必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進焉故其謨爲壽世青編頗多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亦樂舉師說爲生洲勉故不辭序之若此太史公曰守數精明爲名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

予於先生亦云

康熙丁未夏五吳門尤侗題于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其書類多湮沒不傳儒者表章大經
斷以典謨爲首非特信所可信亦以詞旨雅醇足以啟人
誦習非若古文奇字離奇佶屈不可以句讀求也獨至醫
道之書則遠祖炎黃其文簡質古與非經箋釋不克盡通
其蘊間有白首編摩徒知闊幅而無從入其掌與者無怪
乎習醫者多而神明斯道者鮮也夫良醫之療疾猶良將
之用兵虛實強弱標本先後無異敵人之有堅有瑕有衆
有寡也尺寸以測之形色以驗之無異斥堠以探之間諜

以察之也鍼砭藥石以搏去其邪無異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也至於寒熱溫涼各適其宜奇偶重輕各得其用又無
異兵家之使詐使貪用奇用正也暗於料敵者不能以決
策拙於用衆者不能以制勝而疎於偵候者亦無由以料
敵三者不備而能百戰百勝者古未之有也醫之爲道何
獨不然而顧可以易視之邪自靈素以來代有作者然或
詳於病機略於察脈或止明診候不及證方或徒標治法
罕明藥性如本草有經傷寒有論脈經有書非不足補前
人之未備而其間意見之專神思之熟固有各得其一而

難以相者者矣矧其下焉者乎且世迫日薄而之淮上猶
亦隨時而漸薄地形有高下之各異治法亦遂有南北之
殊宜泥於古者不可愈今疾拘於方者不能療遠人此不
待智者而後明也乃求之往哲鮮有全書間有集者亦不
過彙諸家之言以供後人之採取未有折衷簡約獨標指
歸炳若日星昭如雲漢足爲後學之津梁如吾李夫子者
也夫子心通杳冥識參造化其餘治病不啻如孫吳之行
軍應變出奇不拘成律而所向披靡目無堅壘其所生全
益不知其幾千萬類矣而又恐從心之巧不能喻諸人人

可以澤一時不可以壽萬世於是出其所得筆之爲書用廣仁慈俾無夭閼研精四十餘年上自軒岐下迄百家摩不殫究爰能會通衆說貫穿羣言去膚取精黜俚崇雅使讀者得其一言片語猶足開拓心胸一空障翳况或睹全

全哉

乘

自髫年卽親承指授提命之暇因得徧窺先生所

著書凡數十種其先已行世者亦旣懸諸國門尊爲不

刊之典矣其未經流布者尚多

乘

何敢秘諸篋笥與諸同

門互相校讐取其尤切於用者急爲登梓庶幾先生之苦

心不致泯沒於將來也今三書真在將明乎虛實強弱標

二十一

本先後以施治療之方則沙蒙備矣將欲移朋窮邑者
望氣以知病之所由生則正眼詳矣將欲辨氣別味隨溫
涼寒熱以攻疾去邪則通元要矣高明者潛心玩索可以
上幾化神淺近者進而通之亦足以驅滌固陋名都大邑
固當奉爲養生之經下里窮簷無難構爲拯危之秘以視
夫高詔神黃無裨實用者相去遠矣乘因讀是書而有感

焉人之有生賦形於天受身於親亦云重矣內則情欲蕩
之外則咎邪乘之其所以致疾者多端雖善攝生者亦難
保其百年無疾而不自愛者復益之以恣縱荒耽一日有